

《另類同學會

五育並重 竹中不正常？

去年 12 月 25 日，24 屆校友在煙波飯店舉行年會籌備會，與會校友在自我介紹時，清大化學系教授余靖一席母校音樂教育的話，意外引出五育並重的教育問題。結束後，莊峻鏞醫師寫了一封信給總召謝宏浩，謝又將信轉寄給余靖。同屆校友科普作家潘震澤在網路上也加入討論。

什麼是最好的教育，沒有人敢說他找到唯一的答案，本刊秉持竹中民主開放的精神，決定讓這些精彩的對話真實重現。

老謝：

籌備會當天清大余教授指出：為何新竹中學當年考上第一志願的人數這麼少？學校是否應該要檢討？個人認為可以由下列幾點來分析：

1、依據樣本數，桃竹苗地區的人口數較少，所以以第一志願考取新竹中學的學生，比起大台北區考取第一志願的學生，程度當然不一樣。再說有些新竹地區出色的初中畢業生，直接報考台北區聯招，並沒有進入新竹中學。

2、將德智體群美五育平均放在教育內容上，智育只佔五分之一，新竹中學加強德體群美四育後，智育的比例自然少一些。

3、考高分的學生不等於會讀書，會讀書的學生不等於喜歡讀書，喜歡讀書的也不等於會思考，只有會活用腦筋思考、分析、判斷，才能立足於往後變遷的社會。

4、挫折對青少年並不是有害的，以導演李安為例，他在念南一中時，成績不好，面對校長老爸，實在是情何以堪，他撐過了這段尷尬的歲月，對他後來遇到事業低潮，自己在家當家庭主夫，是有極大的裨益。許多同學回憶應付高一的音樂與美術，都有錐心的痛苦。然而據我所知，目前有許多竹中校友因此反而對古典音樂產生莫大的興趣，（這也算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？）。我從念大學時就熱中古典音樂，蒐集各種黑膠唱片到 CD，民國七十五年日本發射廣播衛星，我裝了小耳朵。廿五年來持續欣賞及錄製日本 NHK 的古典音樂，這也算是一種嗜好。

5、辛志平校長的教育家風範，大大影響了畢業校友待人處世的態度。我也誠懇的建議學校，不必太在

乎升學率，教養出一大群德智體群美兼優的校友，對家庭與社會做出紮實的貢獻，這才是教育終極目標，也不會辜負辛校長在天之靈。

莊峻鏞 / 2011-12-27

謝醫師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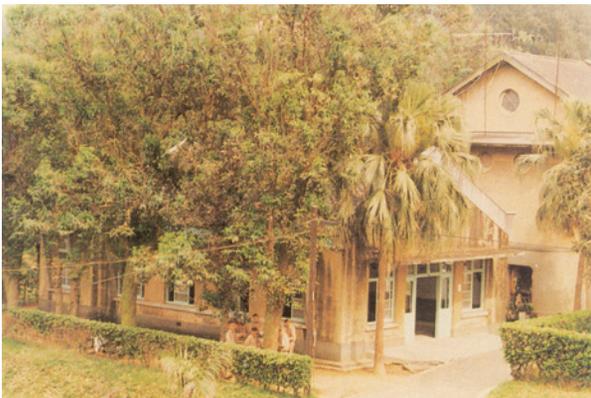
多謝您轉寄莊峻鏞醫師的大作，文章真誠感人。

蘇老師從民國卅五年被辛志平校長從福建請來竹中任教，在鄉下地方，默默耕耘，熱情感人。然而回想當年，我高二上蘇老師第一堂課時，他說他是藝術家，而藝術家的脾氣都不好，他叫真想學音樂的學生坐到教室第一排，其他學生坐到教室的最後面，甚至不用來上課，他都無所謂，我當時是十六歲的青少年，被他的脾氣嚇壞了，只有跟著大多數同學坐到教室的最後面，班長林榮聰，日後甚至帶著坐到教室後面的同學，在音樂課的時間，跑到後山去玩。

蘇老師帶領新竹中學合唱團，共獲十年全國冠軍，是新竹中學的傳奇，然而真正能與蘇老師親近的學生，他的身教所及的，恐怕也只有參加合唱團的學生而已，殊為可惜。我在清大化學系任教26年，從未在課堂上宣佈我只教對化學有興趣的學生，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同學一律坐到教室的最後面，一位高中教師，應該有教無類，不論學生對音樂有無興趣，都應有耐心地親力而為。不應強調他的脾氣壞如藝術家，而嚇壞學生。誠然挫折對人生有正面的意義，但要施之公平和理，如果只是如音樂課般徒增學生挫折感，恐怕值得討論。IBM的總裁曾說：我之所以可以成為IBM總裁，是因為我懂得怎麼去讚美我的下屬。對大人的社會尚且如此，更何況對十六歲的青少年？

至於新竹中學的五育並重，基本上我是贊成的。只是以我們廿四屆畢業生而言，全屆同學在大專聯考的表現，

並不出色，僅一位考到台大電機，沒有任何人考取台大醫科。更有甚者，根據與我們同屆的科普作家潘震澤描述，我



音樂教室讓很多人視為畏途

們這一屆重考的同學，佔有一半以上，這表示在一九七一年，新竹中學的智育是有待加強的？

今逢畢業40週年，除了對母校正面的懷念，也列舉以上兩點感想，所謂一把辛酸淚，滿紙荒唐言，希望共勉之。

余靖 / 2011-12-29 23:58

余靖：

謝謝你把這封信貼在這裡，讓我們看到蘇老師不同的一面。我曉得除了合唱團員及少數喜歡音樂的學生外，畏懼蘇老師的人只怕更多。

老實說，你提及的上課情形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。我只能說，當年台灣的音樂美術工藝體育等術科老師一周要重複上18堂課（每班上一小時），是會讓人發瘋的；這與大學教授授課，無論時間、次數以及學生組成，都是不能比較的。

我們那屆已經是蘇老師在竹中的最後幾年，教學熱誠只怕已消磨殆盡。加上聯考制度下的教育，不重視音樂，故此才會採取放任的態度。

至於當年竹中的聯考成績不佳，是否代表智育有待加強，也是有所商榷的。你我不同班，我並不認為我的高中老師少教了任何當年高中教科書

裡的內容；辛校長強調：「高一一把高一的功課念好，高二：高三把高三的功課念好，還怕什麼聯考？」只不過在多數高中「不正常」的教學下，竹中的「正常」反而成了不正常。

沒有針對聯考的教學，讓多數學生不會準備考試，不見得就代表智育失敗，這一點你從事教育多年，應該是同意的吧？辛校長堅持原則、不求近功，幾人能夠？

潘震澤 / 2011-12-30 23:58

震澤：

多謝你的來信，快速反應，足見部落格維護不易。

我對辛校長五育並重的作法，基本上是贊成的，他多次強調的「高一把高一的書唸好，高二把……」我也可以理解，但反應在事實上的，是我們這一屆的高三畢業生，有近四百位同學重考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在第二年考進輔大化學系，與我同寢室的室友

蔣燕南（現任教中山大學化學

系)，告訴我說他在建中應屆那一班，共有4位同學考取台大電機系，而我們竹中那一屆，全校僅有一位考進台大電機系。

我太太常問我說：你在新竹中學，學到了什麼東西，引以為傲？在別的學校學不到？我想我人生十五歲到十八歲青澀的啓蒙時期，是在新竹中學渡過的。在竹中，五育並重，讓我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三年。但在當年，全校畢業生，卻有400位同學，因聯考成績不理想，而必需第二年重考，是個慘痛的代價。這結果，就算在完全不重視升學的美國辦高中，如果它的學生有一半以上，要再多花一年時間，才能申請到理想的大學，也是個慘痛的經驗。可是日後辛校長還是依舊說「高一把高一的書唸好，高二把：」，難道其他的學校如建中、附中、成功高中不是「高一把高一的書唸好，高二把高二的書唸好嗎」？

新竹中學不應該認為出

了李遠哲，就認為我們的化學教育就成功了，也不該認為出了個黃崑巖，我們的生物醫學教育就傑出了，李黃二人或是像張系國、李歐梵等人，當年就唸其他學校，也可以出人頭地，不一定要唸新竹中學。相反地，高中教育的普及性，才是重點，一年有四百位學生需要第二年重考，就是教育普及性成功與否的最具體代表，不知辛校長在當年是否有所體認？

祝新年快樂

余靖 / 2012-01-02 12:35

余靖：

你說的自有道理；我們那一屆丙組有兩班，連一位台大醫科的都沒有，亦可見一斑。但我們那屆也出了幾十位醫生，你也當上了大學教授，可見一時之挫折，無損後來的成就。

老實說，我大一那年過得挺不快樂，主要是好友裡只有我一人在台大，與班上建中

北一女為主的同學有些格格不入，因此也不時納悶，為什麼竹中在考試上贏不了其他學校？

我還是那句話：在多數高中「不正常」的教學下，竹中的「正常」反而成「不正常」。因此，十二年國教即將實施，我對某些名校不肯放棄菁英主義的心態，不能苟同。

潘震澤 / 2012-01-03 00:37



莊峻鏞：

24屆校友

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

省立桃園醫院內科住院醫師

省立新竹醫院內科住院總醫師及主治醫師

目前在新竹市文昌街107號(老家)開業



潘震澤：

母校第24屆畢業

台大動物系學士及碩士

美國韋恩州立大學生理學博士

曾任國立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

現任教美國奧克蘭大學護理學院

著作暨翻譯科普書籍十餘冊



余靖：

母校24屆畢業

1976年畢業於輔大化學系

1984年獲美國佛羅里達化學博士

1986年任教清大化學系迄今